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⑩
周駿富輯

明史列傳(六)

(清)張廷玉等撰

明文書局印行

1/2 76/03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粵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藝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爲篇。宋史判道學、儒林爲二，以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爲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爲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興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

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於實，詬諱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白沙而後，曠典缺如。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目，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啓岐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今差別其人，準前史例，作儒林傳。有事功可見，列於正傳者，茲不復及。其先聖、先賢後裔，明代亟爲表章，衍聖列爵上公，與國終始。其他簪纓逢掖，奕葉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別自爲篇，附諸末簡，以備一代之故云。

范祖幹 葉儀等 謝應芳 汪克寬 梁寅 趙汎 陳謨 薛瑄

閻禹錫 周蕙等 胡居仁 余祐 蔡清 陳琛 林希元等 羅欽順

曹端 吳與弼 胡九韶等 陳真晟 呂柟 呂潛等 邵寶 王問
楊廉 劉觀 孫鼎 李中 馬理 魏校 王應電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銑 何塘 唐伯元 黃淳耀 弟淵耀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從同邑許謙遊，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

太祖下婺州，與葉儀並召。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詢，祖幹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處州，特加敬禮，恒稱之爲師。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

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之。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見，授爲諮議，以老病辭。已而知府王宗顯聘儀及宋濂爲五經師，非久亦辭歸，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藁。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門人何壽朋，字德齡，亦金華人。窮經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學者因其自號，稱曰歸全先生。

同邑汪興立，字師道，祖幹門人。其德行與壽朋齊名而文學爲優。隱居教授，以高壽終。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爲弟子師。

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有司徵修郡

志，強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劭。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麗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卒年九十七。

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華，受業雙峯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十歲時，父授以雙峯問答之書，輒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專勤異凡兒。後從父之浮梁，問業於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舉應鄉試，中選。會試以答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爲主，而博考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衆。至正間，斬、黃兵至，室廬貲財盡遭焚掠。簞瓢屢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老疾。賜銀幣，給驛還。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自力於學，淹貫五經、百氏。累舉不第，遂棄去。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

太祖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年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幣。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爲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詣寅請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初以聞於黃澤者，爲春秋師說。

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方輒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

太祖既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方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東山先生。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詩文，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要於至當。隱居不求仕，而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於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

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屢應聘爲江、浙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榮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旣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

正統初還朝，尙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

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訴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

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鑿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撫，乃免。
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

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一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一。贈禮部尙書，謚文清。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聖廟庭。

其弟子閻禹錫，字子興，洛陽人。父端，舉河南鄉試第一，爲敎諭，卒。禹錫方九歲，哭父幾滅性。長博涉羣書，領正統九年鄉薦，除昌黎訓導。以母喪歸，廬墓三年，詔以孝行旌其閭。聞河津薛瑄講濂、洛之學，遂罷公車，往受業。久之，將歸，瑄送至里門，告之曰：「爲學之要，居敬窮理而已。」禹錫歸，得其大指，益務力行。

天順初，大學士李賢薦爲國子學正。請嚴監規以塞奔競，復武學以講備禦，帝皆從之。尋陞監丞，忤貴幸，左遷徽州府經歷。諸生伏闕乞留，不允。再遷至南京國子監丞，掌京衛武學，四爲同考官，超拜監察御史。督畿內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解，一時多士皆知潛學。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惕然感動，遂讀書。州人段堅，薛瑄門人也，時方講學於里。蕙往聽之，與辨析，堅大服。誨以聖學，蕙乃研究五經。又從學安邑李景。景，亦瑄門人也，由舉人官清水敎諭。學使者歎其賢，薦舉代己，命未下而卒。蕙從之久，學益邃。恭順侯吳瑾鎮陝西，欲聘爲子師，固辭不赴。或問之，蕙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蕙始納贊。

焉。後還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動必由禮。州人多化之，稱爲小泉先生。以父久遊江南不返，渡揚子江求父，舟覆溺死。

蕙門人著者，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尚樸。

敬之，字顯思，渭南人。五歲好讀書，不逐羣兒戲。長從蕙游，雞鳴候門啓，輒灑掃設座，跪而請教。嘗語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學近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爲友。」憲宗初，以歲貢生入國學，與同舍陳獻章並有盛名。會父母相繼歿，號哭徒步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終身不食韭。成化末，選應州知州，課績爲天下第一。弘治九年遷金華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思菴整錄諸書。思菴者，敬之自號也。其門人呂柟最著，自有傳。

錦，字名中，咸寧人。舉天順六年鄉試。入國學，爲祭酒邢讓所知。讓坐事下吏，錦率衆抗章白其非辜。幼喪父，事母色養，執喪盡禮，不作浮屠法。巡撫余子俊欲延爲子師，錦以濟義不入公門，固辭。所居僅蔽風雨，布衣糲食，義不妄取。成化中選松江同知，卒官。爵，字錫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國學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聲。其教門人也，務以誠敬爲本。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鶴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眞，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

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暴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閑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復追謚文敬。

其弟子余祐最著。祐字子積，鄱陽人。年十九，師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舉進士。爲南京刑部員外郎，以事忤劉瑾，落職。瑾誅，起爲福州知府。鎮守太監市物不予以直，民羣訴於祐。涕泣慰遣之，云將列狀上聞。鎮守懼，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黨曰：「不去余祐，鎮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撫拾竟無所得。未幾，遷山東副使。父憂，服闋，補徐州兵備副使。中官王敬運進御物入都，多挾商船，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詬。良發其違禁物，敬懼，詣祐求解，祐不聽。敬誣奏準等毆己，遂并逮祐，謫爲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歷雲南布政使，以太僕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

祐之學，墨守師說，在獄中作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時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謂其學終歸於存養。祐謂：「朱子論心學凡三變，存齋記所言，乃少時所見，及見延平，而悟其失。後聞五峯之學於南軒，而其言又一變。最後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執少年未定之見，而反謂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難也。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旨繁。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曆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其門人陳琛、王宣、易時中、林同、趙遂、蔡烈並有名，而陳琛最著。琛，字思獻，晉江